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孝感天 第二回 因年荒賣產無主 遇孫惠兄妹離別

為人須要行好事，積下陰功勝積金。  
千里燒香是望景，高堂現有供二尊。  
可笑世人不省事，不笑父母痛兒孫。

話說李天賜聞聽族叔一夕話，低頭不語，眼含痛淚回家。小姐顏桂香看見表兄李天賜如此悲哀，口呼：「表兄不可如此愁煩！且放寬心。小妹情願合你同忍饑餓，並無怨心。但盼你服制已滿，上進求名。倘若金榜題名，那時揚名顯祖，小妹面上也有光彩。」李天賜聞言含笑說：「賢妹之言與兄志氣相同，無奈這人可能忍幾天的餓，何日是個盼頭？」自己嗟歎不已。

只得又去煩人典賣物業，適遇著孫惠（曾在李家做過覓漢，此人善為說辭，外人與他起一外號叫作「孫巧嘴」。）迎面問道：「李相公，欲向何往？」李天賜遂將尋人作中，典賣物業的事說了一遍。孫惠說：「前者不是你的族叔李旺作中，與你賣了十畝嗎？你還去找他才是。」李天賜遂將李旺教他賣媳婦的話學說一遍。孫惠聞言，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休嗔怪。我說那李旺給你的主意，指的這條路實是不错。怎說呢？連我未見過今歲之年景，一莊人餓死大半。有吃的俱早關閉門戶，若賣田園，向何人去賣？這李旺的主意是不错，若賣了顏小姐，你可度過荒年，顏小姐也逃出餓死。若不依此言而行，只恐你夫妻雙雙餓死；若依此道，二人皆已活生。闖過凶歲，你起了服赴考，倘若金榜題名，何愁無有淑女相配？你再思再想！」李天賜聞聽孫惠這一夕話，不由低頭不語，暗自思量：「若依孫惠之言，就得賣了表妹，絕了夫婦之情；若不依孫惠之言，典賣土地又找不著主。」心內躊躇，方欲舉步回家，孫惠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不言不語，莫非嫌我說話不濟？主意在你，你若是從我的話，可以能活你；若是不從吾言，只怕餓死是小事。」李天賜問：「餓死是小事，還有甚麼大事？」孫惠說：「你無見那有兒的可以葬埋屍身，那少年無親眷的餓死了，被人家將衣服扒了去，眾人遂將肉割下分而食之，令人見之可慘。」李天賜聞言暗想：「何嘗不是實話？」遂有了相從之意。口呼：「孫大哥，你雖說的是實話，我這賣表妹的話難以出口向他說。」孫惠說：「不妨，我先去探探他的口氣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你若去探他口氣，見了我的表妹，千萬休說我有意賣他！」孫惠說：「不用相公囑咐。」言罷，自往李天賜家內去。

這孫惠現今充了人牙子，專意與人家買賣人口而圖利。他知顏小姐生得人才出眾，儀容非凡，不像那些村姑醜陋不堪，妄想著還要多得些謝禮。閒言少敘。已經走進李天賜的院中。顏小姐問：「來者是孫惠嗎？你自從不在俺家下有這些年，你今日前來所為何事呢？」孫惠口呼：「小姐！當初我在你家之時，李大爺、李大娘待我甚好，就是小姐待我也不錯。自從李大爺、李大娘下世去了，偏遇著年景饑荒，就用不開我了，我所以就來的疏了。我方才聽得李相公說顏大舅往關東去了，撇下你們年少二人，又遇這樣年景，我來望看望看你們怎麼度日了？」顏小姐說：「自我翁姑下世，我爹爹替我們照理家務，就遇著這荒旱的年景。又見家業凋零大半，惟恐旁人說他不善料理，竟賺人家財產，故而佯徇而去。教俺二人無依無靠，少柴無米。前者賣了十畝田地，過了兩月有餘，就手中無分文。實對你說，俺兄妹天半未進飲食。」言罷，二目不由的落下淚珠。孫惠說：「你兄妹二人亦當拿一個主意，不然這樣歉年怎麼過？」顏小姐說：「你想我乃是一閩女，那有何主意？除非教我表兄典賣土地田園，暫且度日。」孫惠說：「不中用！土地田園無有買主，使用的物件亦無人要。我方才聽得李相公說『俺舅爺舍了我，還可連他的親生女兒都舍了。待賣物業又無受主，教我也無法子，我不若也逃命出外』。他若果出外去，你是一女子，可待怎麼過度？」顏小姐一聞此言，忙忙問道：「此言是虛是實？」不由含淚口呼：「孫大哥，煩你快找回他來，我好問明。他若果有此意，我令他瞅著我顏桂香懸樑自盡，好教他放心逃生。」孫巧嘴本意是來探顏小姐的口氣，若順了道，他為人牙子的好賺這分厚用錢使，故而用圈套說了一片謊言。顏小姐信以為真，欲求一死，好令表兄逃生。催促孫惠去找表兄回家，看著他一死，好教他放心逃生之意。孫惠說：「我卻有一求生之法，怕你二人不允，也是枉然。若是允了，求生有何難哉？」顏小姐問：「求生有何法？」孫惠說：「目下有關北裡來人要買使女，想你這樣女子也還可賣十數弔錢。一來你先吃飯逃命，二來李相公得幾弔錢暫且度日。待年景豐稔，李相公前去將你贖回。他身是秀才，人家不敢不兩手奉獻。」有俚言單道人牙子無禮云：

大凡作牙子，全憑兩片嘴。  
言而無有信，心中想搗鬼。  
只為掙銀錢，不願乾跑腿。  
行事顧眼前，那管有後累。

雖然孫惠為掙人牙子錢撮攏其事，離間人家骨肉，不管人家死別生離，若論李天賜夫妻二人倒虧他調說，方得生路，日後夫婦得其團圓。不然所賣田宅物業又無主要，他夫妻必然餓死，焉能有日後顯耀？閒言少敘。

且言顏小姐聞聽孫惠之言，便問：「這買使女的人家離此相隔多遠之路？」孫惠說：「是木龍關北裡，青州府人氏，離此有三百里路，馮相府、妻太太差人前來買使女。這差來的人在咱這莊上相了許多閩女，也無相中一個。我想像你這樣人才，再無相不中的。」這孫惠的話是半真半假。這買人的雖是北府裡，可不是青州府，他不過隨口而說，誑哄顏小姐而已。閒言少敘。這顏小姐說：「你且去找我表兄來向他說，看他是何主意？」孫惠說：「這個話我對他說不得，他是秀才，豈肯賣妻？相公若來家，你就說因餓難忍，兩逃活命。你照此話對他說便了。」言罷走出大門。

只見李天賜站在衙門口，在那等候回音。見孫惠出了自己大門，點手而喚。孫惠來至近前，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恐他不允，我探他的口氣，他還怕你不允哩。」李天賜含淚說：「我何嘗有此心負我表妹？年景逼迫，無計奈何。」孫惠說：「我向他說，日後年豐時，你還去將他贖回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只恐那買人的不肯哪！」孫惠說：「人家自然不肯。你是不知咱這關王廟前是清晨人市，並不用單賑文契，相中了人，當面講價，與買賣牲口一樣，交了錢就領著走。若賣了你表妹，我先給你問問他是那裡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後來年景一好，你去回贖。你是一秀才，他敢不贖給你？我是為相公一片熱心，久後相公不可辜負了我的好心。」李天賜口呼：「孫大哥，既在俺表兄妹身上費了心力，我李天賜非是忘恩負義之人。還有一件難處：令我到家領我表妹往市當面去講價，休說我表妹不肯前去，我也不能令他前去，這如何是好？」孫惠說：「無妨。我多費些唇舌，就不用你二人往人市上去。你且在家中等候，我到店內向那買人的去說，教他前來相人。你可教你表妹在大門外站一站，方好相之。」言罷佯徇而去。

李天賜來至家中，只見顏小姐含淚默坐。近前口呼：「表妹，且免悲傷。愚兄找人賣咱的物業，並無主要。偶遇孫惠，給咱兄妹尋一求生之路，不知表妹心下如何？亦是暫且偷生，從權之計。」遂將孫惠之言一說。尚未說完，顏小姐聞聽夫妻要離別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李天賜不由的也哭起來。表兄妹哭在一處，暫且不表。

且言孫惠往店中而來，這店中掌櫃李棠問孫惠從何處來？孫惠口呼：「李大叔，店中可住著買人的客人否？」李棠說：「適才進來兩位，在上房咧！」孫惠一直進了上房，那客人欠身說：「裡面請坐。」孫惠說：「隨便。」一同落坐。孫惠問道：「二位兄台是那一府人氏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濟南府歷城縣人氏。」孫惠說：「二位來到敝處，可是要買黑頭，是買白頭呢？」二人說：「這也不定。黑頭合式買黑頭，白頭合式買白頭。」孫惠說：「時下有一白頭，我領你去相一相何如？」客人問：「兄台貴姓？」孫惠說：「牙行孫惠就是我，咱北府裡來辦人的，我管的不在少處。若經我手，保管你兩來無失。若買成了，那怕鄉約地保，出首攔擋，管你人財落一樣。」二人隨口說：「久仰大名，未得拜望，兄台恕過。俺今來到貴處，凡事皆仗孫大哥鼎力辦理。」孫惠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二人問此女年庚幾何？人才如何？售銀多少？」孫惠說：「此女今年一十三歲，若說人才，無人可比。正是：

若論這女子，世上一等人。

三國貂嬋女，那卻是耳聞。

越中西施女，誰可見得真。

若說是仙姬，怎能到此村。

若說此女實是世上罕見，這一帶的莊村算數他是第一女子。不是我誇講他俊俏，真乃天上少有，地上缺無。不信隨我前去，當面一相，必然相中。那時相中了再講身價。」言罷一同出店。

不移時來至李天賜門首，見他兄妹並未在門前站立。孫惠說：「二位隨我進去無妨。」言罷一同走進院內，站在內房門外。孫惠走進屋內，見他兄妹二人痛哭未止。孫惠說：「你表兄妹也不必悲傷，這不是為年景逼迫，各求生命嗎？哭也哭不出錢來，也哭不出糧米來。你兄妹須要忍得離別，才是生路了。」這兩個人販偷眼窺見顏小姐的美容，又聞孫人牙在屋內相勸，男女二人是兄妹，遂在門外叫道：「孫大哥，你且出來，有話問你。」

不知問何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